

法轮大法福音传到嘉义梅山

【明慧网】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，法轮功团体受到台湾嘉义梅山国小邀请，参加创校一百一十周年校庆踩街，他们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祥和散播梅山乡，校长邱文岚欢迎法轮功学员都到来，并在踩街中介绍法轮功学员的功法表演及腰鼓队。

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演奏的鼓乐声，给宁静的山城带来祥和与美好。伴随者优美、祥和的炼功音乐，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表演吸引了沿途商家和乡民观看。多位学员跟着踩街队伍，沿街发送《明慧周报》，并向乡民讲述大法美好及受中共迫害的真相。

踩街队伍走过热闹的中山路后转入华山路、新兴路，途中有公私机构、菜市场，经过笔直的街道时，望不到队伍尽头，走遍了梅山乡各街道，法轮功学员把大法福音送到各家各户。

有乡民问法轮功学员：“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还受到打压，真不可思议。”

学员告诉乡民：法轮大法又叫法轮功，自一九九二年开始在大陆洪传，教导人遵循“真善忍”做道德高尚的好人，并对修炼者有显着的祛病健身效果，迫害前，有上亿人修炼，当时



图：法轮功学员向沿途乡民介绍法轮功真相。

有很多共产党高干都炼法轮功；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出于嫉妒而开始了迫害。学员并告诉乡民：法轮功于一九九五年从中国大陆传入台湾，目前台湾有几十万民众修炼，他们来自各行各业，都感受了大法的殊胜美好，希望你们也来了解，来感受大法的美好。

法轮功的队伍来到乡公所时，乡

长刘宏文偕秘书林俊谋已等在乡公所广场迎接，他们赞扬法轮功的美好舒胜，并且高兴的与学员摄影留念，感谢学员参加踩街活动。

梅山是阿里山下的一个小乡村，这里的冬天梅花盛开，法轮功学员希望能给淳朴的乡民带来大法的美好，也希望乡民了解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。◇

武汉大学周锡坤老人被超期羁押

（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）湖北武汉大学信息部法轮功学员、七十多岁的周锡坤老人，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被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派出所绑架，当晚强行要洪山区看守所收留身体状况很不好的周锡坤老人后，至今已三个多月了，无人问津。

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八点左右，武汉大学信息部保卫科人员带领 610 和警察共三男三女，谎称上门了解一下情况，骗开周锡坤夫妇家门，不出示任何个人证件，在既无搜查证也无逮捕证的情况下，抄走大法

书籍、真相资料、打印机、电脑、大法师父的法像等大量物品，暴力抄家前后持续一个多小时，家中被翻的一片狼藉，最后警察将周锡坤老先生骗走，说马上就送回来，但迟迟不见周锡坤老人回家。

家属为周锡坤聘请了律师，当律师会见周锡坤时才知道，他自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后，不知道是个什么人要他签字外，再没有人问津了。家属和律师到洪山区卓刀泉派出所要人，找主要办案人何爱民，他一直回避，一次都没有见家属面。

此案暴露出洪山公安分局、610、卓刀泉派出所是执法犯法：

- 1、践踏宪法和法律、侵犯人权、剥夺百姓信仰自由。
- 2、通过欺骗的手段私闯民宅。
- 3、不出示任何个人证件。
- 4、无搜查证、无逮捕证。
- 5、已构成绑架罪。
- 6、被非法刑事拘留后不通知家属。
- 7、办案人员不接见家属构成玩忽职守罪。

自己做事自己当，相关人员已罪证确凿等待追责吧。不停止作恶，不改邪归正没有明天。◇

湖北省安陆市药剂师黄学军遭洗脑迫害经过

(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)湖北省安陆市普爱医院主管药剂师黄学军,因持有法轮功资料,于二零一六年九月十日被警察绑架,目前面临非法起诉。

现年四十九岁的黄学军在安陆是个小有名气的人才。他于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功后,折磨他十几年的慢性鼻炎、鼻中隔弯曲、咽喉炎不到半年时间就不翼而飞。他努力按真、善、忍的标准要求自己,改变了过去喝酒、赌博、不管家等恶习。黄学军在工作中任劳任怨,别人都不愿意上夜班,他主动要求上夜班,他对待病人关怀备至,经常为没有钱的病人付款买药,做好事从不求回报,一位曾被她资助过的人,曾在网上赞扬过他说:炼法轮功的人真是好人。

这样的好人却多次遭迫害。这次是他第九次被绑架。黄学军被绑架后,先后被非法关押看守所、湖北省“610”洗脑班、安陆市“610”洗脑班,遭到残酷的体罚,恶徒并威胁要对他打毒针、判刑等。在恐怖的威胁下,在被洗脑后的浑浑噩噩的状态下,黄学军曾一度被迫说放弃大法修炼。但他清醒后就表示要继续修炼法轮大法。

黄学军于日前遭到所谓逮捕,面临非法起诉。他在给公检法机构的申诉信中揭露自己遭洗脑班迫害的经历。以下是黄学军自述的主要内容:

遭绑架经历

二零一六年九月十日晚五点左右,我与王华山开车到棠棣镇轭头村孙有兰婆婆家探访,被隔壁邻居张三恶告给警察,我们在回安陆的半道上,遭棠棣镇派出所所长徐军、指导员张维岗等人拦截搜查,其中一便衣对我行凶,搯我左腰三拳,脱下鞋欲打我脸,后被民众阻止。警察搜出我们身上有十几张护身符、十几盘电脑软件小光盘、一本《转法轮》,将我们劫持到安陆行政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。

“610”头目叫嚣要判刑

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,安陆“610”副主任聂汉章、杨俊文带国保警察周洪海、代小琳等将我劫持到湖北省洗脑班进行“转化”迫害。聂汉章对洗脑班队长邓群说:“转化”不好就判刑。

在进省洗脑班第一天晚上,队长邓群就逼问我以后回家是否还炼功,如果说炼就面临体罚或用刑。因为我知道安陆法轮功学员程子鹏曾遭省洗脑班警察殴打大脑、双脸,牙齿都被打松;医院同事黄丽霞被迫害致神志不清、血压升高、眼睛看不见东西……出于恐惧,我表态不炼。

湖北省洗脑班安排两人(即所谓陪教)二十四小时监控我的一言一行,逼我诽谤、决裂法轮功,如果不配合就体罚,有时以动刑相威胁。

接着洗脑班安排一“帮教”人员对我进行洗脑迫害二十天,逼我交代近年的炼功活动。我被迫写完后,安陆“610”头目聂汉章、国保警察周洪海看后不满意,周洪海一边骂骂咧咧,一边重重搯了我三耳光。聂汉章临走时说:一天不交代完就一天别想回安陆。

后来省洗脑班队长邓群又安排三位“帮教”人员对我进行洗脑迫害,问我是否决裂法轮功。我说不认同他们的观点。后来我每天被逼白天站着看洗脑录像,晚上抄法规,到凌晨两点才准睡觉。一次,洗脑班队长邓群一边搯我耳光一边吼道:从现在起,不需要你“转化”,只要你交代材料,直接送你上监狱。

在连续二十四小时面墙站立三天后,我就不能正常行走,剧痛难忍,双腿肿大,左腿肿得更甚,六天后,我身体承受至极点,晚七点钟后,洗脑班刘姓女警到监室对陪教说,邓群打电话说,如果我站不住躺倒在地上,就叫四人执法队来执法。我觉得他们可能要对我用刑吧了。十分钟后,当晚值班的副所长,看到我的情况后终

止了体罚,改为抄写决裂书。我说我已口头声明决裂作废了。刘姓女警说:那你就写坚定修炼的严正声明二百四十份。

洗脑班队长恐吓打毒针

过了不久,他们又要我写交代材料,又重复上次方式,每天面墙站立体罚。邓群对我说,从现在起他替安陆警察行使职权审讯我,要我交代。我说没有什么交代的了。邓群还说,上次他体罚我六天后他自己病了一星期没上班,“要不看我怎么整你!”他并问我:“遭过电击吗?”我说在沙洋遭过。他又问我:“被灌过食吗?”我说没有。接着他竟问我:“打过毒针吗?”我听了很震惊!我过去听说过法轮功学员被毒针,就是被强行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。我想自己承受不了。为了摆脱这个困境,尽早离开洗脑班,我宁愿去坐牢,也不愿在这里多呆一天。于是我就乱编了一通子虚乌有的交代材料,例如发彩信、与所谓境外法轮功修炼者联系、自己做了二十份《绝处逢生》资料等等。

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日,安陆“610”副主任杨俊文、国保警察陈旭东等把我从省洗脑班拉到安陆洗脑班,非法关押了四、五天,由两名帮教对我进行洗脑迫害,我被折磨到精神崩溃的边缘,神志不清。国保警察陈旭东、棠棣派出所指导员张维岗对我进行非法审问,我拒绝回答。陈旭东威胁我说,如果不交代就再送我到省洗脑班,所有费用由我一人出。(据悉每送一人到省洗脑班人头费三万元,同时两名陪教每天各一百元,周期约四十五天。)出于恐惧,神志不清,我违心交代炼功材料。

在看守所,我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了,理智逐渐清醒过来,明白我应有的权利。现再次严正声明所说、所写那些不实之词全部作废,我也不承认这一切。修炼法轮功无罪,我要坚定修炼下去。◇